

当代小说精品

# 军旅小说精品

贾平凹 主编

世纪之交当代小说珍藏本



神的文学死了，人的文学活着！  
该书的现实意义、变革精神、审美旨趣和收藏价值兼而有之……我在这部将近200万字《中国当代小说精品》中的100多位作者身上看到新小说的苗头和希望。

阎纲

当代中国文学

# 军旅小说精品

周平西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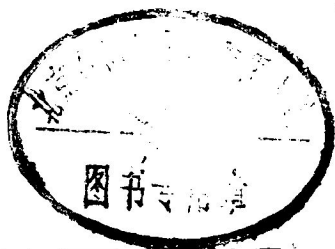
00120840

军旅小说  
· 下

贾平凹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石化 S1024844



##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编委会

主 编：贾平凹

副主编：朱 玉 刘 路 张宗涛(执行)

编 委：刘 路 张宗涛 李培智 刘广雄 赵 玫  
陶雪纯 张 诚 赵 琪 赵 刚 程章贤  
雷升录 赵 旭 王 倩 王健强 高立群  
弥利民 潘建民 高黎娜 吴 非 高 翔  
李 明 李建安 唐晴川 安广浩 任晓琳  
李 震 康素娟 杨筱白 李时东 齐 鸣  
刘力军 姚东安 舒亦农 刘玉霞 赵一祥  
高 安 何建辉 李效东 王海君 章晓明  
王小波 周占华 张素兰 张 伟 袁小明  
张 强 窦豆军 张 辛 王 凤

## 目 录

- 女人张胜平／张 为·1  
旱 舟／张惠生·66  
记住汤米／天 宝·134  
白手绢，黑飘带／陆颖墨·167  
四号禁区／阎连科·235  
大风口／石钟山·295  
秘密跟踪／唐 栋·341  
红火热闹二十岁／黄富强·393  
枪 圣／阎欣宁·443  
枪 族／阎欣宁·459  
共 处／岳恒寿·474  
履 带／黄国荣·485

# 女人张胜平

● 张 为

曾经有三个士兵陷入了一种令人尴尬的境地。他们褴褛的军装上染着血，憔悴的脸上涂满了污秽。他们不敢喝水，因为所有遇到的井里都可能被投了毒。他们也找不到食物，那些断垣瓦砾的村子里，畜的尸体和人的尸体正在遍地发出腐臭，而那些仍有鸡犬之声的村子里则驻有大批专为讨伐他们的敌人。他们拖着打光了子弹的枪在干涸的河床里蹒跚，磨烂了底的布鞋中露出乌黑的赤脚，在尖利的石滩上麻木地留下血渍。

后来他们实在被疲惫压迫得停止了逃避，便在一丛荆棘掩护的土坎下面蜷缩起来，甚至没有气力相互传达任何表情。

太阳开始落山了。残阳勾勒出光脊梁似的山的轮廓。三个士兵都扭过脸，望着这个从小见惯了的落日风光。

“狗日的，我们这回完了。”

终于有一个开始说话。

“总算革命到头了。”另一个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

“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第三个想起一句戏文。

他们又沉默了好一阵儿。

“我说，能活一个算一个。”一个又说，“谁活出去了，我只求谁把她接出来，就算是替我娶了她吧，再替我张家生下几个儿女。”

他盯着另两个的脸，话的尾巴哽咽了。另两个的眼睛也闪出了湿润的光芒。

“狗日的，活下去两个的话，就必须结亲家！”另一个狠狠地说。

“那要是三个都活了呢？”第三个很严肃地问。

这是一个难题。

“都活了，第一家头胎出世的小子或丫头和第二家头胎出世的丫头或小子结亲，无论谁大谁小；第三家当证人，必须讲公道，讲原则……”

太阳一直等着听完了这三个士兵的话——严格说应该是三个大男孩的话，终于落了下去。

## 二

巷子对面的老墙上有一行石灰水刷的字：

谁偷砖谁是婊子养的!

当年张胜平抱着刚满月的萌萌从婆婆家搬来的时候,这里确实堆了许多砖,就刷了这一行字。如今萌萌已经十岁了,砖早已一块不剩了,这些字却经风历雨毫不褪色。张胜平上班下班,一天要与它打几个照面。本地骂人不用这样的词儿,这大约是内地包工队带来的语言文化。三八节前夕,她带着几个护士满医院贴标语,灵机一动就留了一幅,下班时带回来贴到那面墙上。一块一块红纸裁开,字数一样,刚好盖住。

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

她为自己的妙举深感得意,回家带了萌萌上街买菜。只一刻钟工夫,再途经那面墙时,见墙边围了一群男女,哄哄地不知嬉笑什么。萌萌飞跑过去,很快又从人缝里挤出半边脸,尖着嗓门儿喊:“妈妈快来看,好好笑啊!”张胜平凑近人圈儿,只见那标语被隔一个字撕了一张,已经狗屁不通:

庆偷三谁国婊妇养节!

张胜平觉得血压汞柱骤然上升。但她知道这里不是她的妇产科,容不得她发堂堂护士长的脾气。她只能把火气撒到女儿头上,一把拽她个踉跄。

“好笑什么!这么大了还不知好歹,真是人家说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代比一代完蛋!”

人圈儿里转过几张诧异的面孔,却只来得及看见她的背影。那是一个干瘦的女人后背。她英勇地吹响了一声号角,接着就撤退了。

她自己觉得还是很痛快,妈的这年头,不要以为什么没人捍卫了,她张胜平就捍卫了一下什么。

“妈妈我知道谁撕的标语。”萌萌见母亲一脸庄严,也涌出正



义之情，“是我们学校的留级大王，他上了三次六年级了。”

“那怎么可能？两次就开除了。”

“他说他爸爸在美国寄回好多钱，他读几个六年级都不怕。还说他反正要到美国去的。美国有钱就可以上大学，不用考。”

女儿忽然打住了话头，因为她想起她的话里跳出了“爸爸”这个词儿。

张胜平与丈夫分居十年，母女间为避讳这个词儿形成了默契。她溜女儿一眼，女儿是满脸的愧疚。每当这时候她便暗暗感动，便觉得委屈了这么小的孩子。三年前有一次萌萌放学回来，一路呜呜地哭到家，站在妈妈面前边号啕边诉说如何在教室里被同学欺负。全班有一半的孩子看热闹，另一半孩子有节奏地呼喊：“李、萌的爹，老、烂、仔！李、萌的爹，在、坐、监！”闻声而来的老师制止了这场残忍的恶作剧，却没有严厉地批评谁。萌萌甚至看出了老师的脸上也在强忍着窃笑。萌萌生下来就有先天性心脏病，瘦筋筋小猫儿似的。这样的强刺激足以要她的命。女儿哭妈妈也哭，女儿不哭了妈妈还在哭。倒是女儿找来了洗脸毛巾给妈妈擦泪，说妈妈别哭了我以后再也不说了。女儿的小学是区重点。但是那个小学里军区总医院的孩子多，自然会从爹妈那里听来各种色彩的故事。此后张胜平把萌萌转到了一个教学质量一般化的小学，她再不愿让女儿也来背这个耻辱的十字架。

如今，她自己也不愿背了。

几天以前，她递上了离婚报告。政治协理员石玉霜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使张胜平觉得仿佛整个儿的世界都为她舒了一口气。石玉霜把那两页纸拿在手里掂着分量，不像往常那样称她护士长，或者呼她张胜平，而是很亲切地称她为平平。

“平平啊，我做过多少对闹离婚的思想工作，从来都是劝人

家和好。独独一个你，我等你这份离婚报告，可是等苦啦！”

### 三

和大多数婚姻幸运或者不幸的女人一样，张胜平美好而且荒唐的初恋是从青春妙龄时开始的。多年以后痛定思痛地回忆，她猜想那个护训队的教员应当算是她的初恋情人。那是一团彩色的雾，朦胧而来朦胧而去。那时候，她的整个儿生活都是红彤彤的。红彤彤的脸蛋儿红彤彤的宝书红彤彤的理想。从一九六九年入伍的时候算起，她十六岁入伍十七岁入团十八岁入党十九岁提干。那时当然没有关于爱情的读物，更没有今天时兴的性教育，连学医也没有学着性的生理与心理。她知道提干以后的革命道路上将要有找对象、结婚和生育后代一项，但这就像刚刚提了干部千万不可马上戴手表和换穿干部服一样，绝不可马上男男女女地胡思乱想。那是很丑的，是资产阶级的。

所以她至今也说不上是怎么跟护训队的教员李晨枫亲近起来的。

护训队的学员都是各个医院选送的表现最好的战士。她当然也算最好的，可到了护训队就显不出来了。记得报到的第一天是打扫环境卫生，学员们还没顾上互相打听叫什么名字，就开始拼命地抢扫帚，抢铁锹，抢箩筐，抢垃圾。扫帚和铁锹不方便的角落，某女兵伸手去掏。这着实让张胜平自愧弗如。

后来休息了，大家在一座毛主席像下分班围坐。一个教员站起来，先自报姓名——李大钊的“李”，早晨八九点的太阳的“晨”、风华正茂的“风”还要加一个“木”，接着他喊道：“我们请言杰同志给大家跳个舞好不好哇？”

大家并不知道谁是言杰，都喊：“好——”，声音未落，几乎是跳出来一个细高挑白净脸单眼皮大眼睛的女兵，大大方方一脸严肃，开口就唱，抬手就舞。张胜平仔细一看，正是那个用手掏垃圾的学员。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你有方向，  
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她的手往上举往前伸，腿往前踢往后翘。特别是往后翘的时候翘得很高而且停了很久，让大家惊异不已。全体热烈鼓掌。张胜平懵懵懂懂地预感到言杰的“先进”是不可战胜的。要不然队干部怎么先熟悉了她的名字还知道了她会跳这么高级的舞？

随着护训队的日子一页页地翻开，言杰刮起的旋风果然越来越大。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发言独树一帜，张胜平至今记得她关于自己改名字的一段铿锵话语：

“……参军以前我是洁白的洁。但是名字也是有阶级性的。洁身自好，孤芳自赏，绝不是我们革命战士的情操。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黑。’所以我要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当一名驱虎豹战熊黑的英雄豪杰！”

台下，张胜平们一片木呆。

当天，吃饭的时候，言杰又把公用饭盆边别人掉的饭粒用手指捏起来吃了；两天后又剪掉了一头秀发，剪得与大男孩儿相似；女兵本来不扎腰带，不久她又找了条腰带把腰勒得碗口一般

细,无论往哪儿去都是齐步走。于是护训队的队列前,广播里,黑板上,处处是“言杰言杰言杰”。女兵们学言杰都怕学慢了。张胜平也想去饭盆边捡饭粒,可是饭盆边总守着好几个人,一边端着碗吃,一边眼明手快抢别人掉的饭粒。张胜平也想扎腰带齐步走,也想剪个男孩头,可不知为什么心里堵得慌。一天午睡时间她独自坐在梧桐树阴里,拿着剪刀照着镜子,眼泪一串串掉下来。

“小张啊?”

一个微笑的男声吓她一跳,镜子里映出那个李晨枫李教员。张胜平连忙站起来,背转身去擦泪。

“怎么哭啦?想家啦?”他很和蔼的样子。

“谁想家啦!”她很凶地一摆头。

“哦哦,”李教员好像没心眼儿似的,愣一愣又说:“那没关系你哭吧,我就不打搅了。”说完却不走,立在那儿很认真地仿佛等着看她继续哭。结果她噗地笑了。

于是他们瞎聊了一阵。她冲他说话时连训带呛,一副凶狠模样。那时候的女兵对男的说话常常这样,她们叫做“吡儿”他们。女学员对男学员大多敢“吡儿”,对男教员敢“吡儿”的却只有李晨枫。因为他那时也才二十二三岁,而且你“吡儿”了他他倒像很高兴。

后来,“吡儿”够了,张胜平便问:“你说我要不要也剪个男孩儿头?”

李晨枫深解其意似地笑笑,说,我就是个男孩儿头,可是立功授奖老也没有我。又说要不然你问问吴副参谋长,他不是一直对你挺关怀的吗?

张胜平一惊:“你怎么知道我认识他?”

“我不知道啊。我只是听说他打电话问过你的情况。”李晨枫连忙解释。

张胜平有一个对她要求极严的爸爸，更有一个严过了爸爸的吴叔叔。吴叔叔和爸爸的那种情分在如今的人际间再也难找。爸爸在“文革”前两年从军队转业，“文革”以来又一直靠边站。吴叔叔则升任了省军区第八副参谋长。张胜平的入伍及入伍后的进步问题理所当然地就多由吴叔叔担起了责任。但是张胜平没料到别人会对这事这么敏感。于是，她很不屑、很淡淡地说：“我自己的事，才不去问别人呢！”

但是她当晚就给吴叔叔打了个电话。

吴叔叔果然不同意剪头，说是“乱弹琴”。

几天以后护训队全体开大会。政委在讲话中专门插了一段：女同志头发的长度按条例条令留就行了，不见得头发越短越革命——要是那样，尼姑就成了最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了。政委甚至反对用手捡饭粒吃，说节约闹革命是应该的，不要掉饭粒不就行了吗，用手捡饭粒吃不卫生嘛，还都是学医的呢。

政委的话十分风趣，会场上扬起一阵阵愉快的笑声。张胜平回头找到李晨枫，他正悄悄地向她挤眼睛。

此后，女兵间开始传说言杰是个钻进革命军队的“政治投机商”，言杰热迅速降温。不随大流，默默无闻却又一直埋头苦干的张胜平倒在第一批被发展入了党。

护训队的生活无疑是张胜平的军旅生涯中最愉快的一段。她越来越酷爱“吡儿”李教员，一天不“吡儿”，一天便心里毛扎扎的。但她似乎发觉言杰与李教员之间也有着同样方式的交流，她甚至两次撞上他俩单独留在教室里，一个狂“吡儿”滥“吡儿”，一个嬉皮笑脸。这情景使张胜平鼻子发酸。

又是一个午休时间。张胜平躺在宿舍自己的上层床上，一歪头，她看到李晨枫背着手散步走到不远的一株梧桐树下，坐在那里的石凳上。

他好像在等谁。张胜平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不能让他等到了谁。她从床头随手抓了本什么教材，跳到地上走出了门。

刚走到李晨枫跟前，李晨枫远远做出的微笑忽然收缩了。他盯住张胜平身后一个视点，咕哝道：“有人找你。”

“什么？”她故意不回头，大不了是言杰。

“吴副参谋长来了，还有别人。”

她这才回头，果然看见马路那边刚刚停稳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吴叔叔和爸爸，还有另外一个老头从车里钻出来。显然他们先看见了她，便停车走过来。她立刻安静下来，与李教员同时前去迎候。

但是老头子们首先把目光盯住了李晨枫。

“你是谁？”吴副参谋长问。

李晨枫立正回答：“护训队教员李晨枫。”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我没干什么呀？”

张胜平看见李晨枫的脸红了。她不知道好好的，红什么。吴副参谋长又冷冷地盯了两眼，才说：“你可以走了。”

李教员答应了一声“是”，差点是顺着拐走了。

李晨枫离去之后，三个老头则把愉快释放出来。

“平平啊，看看这是谁？”爸爸指着另一个老头说。那老头跟吴叔叔一样，也穿着军装。

“……是李伯伯吧？”张胜平问。

“哈哈，平平还记得我嘛！”

李伯伯笑了。李伯伯也是爸爸和吴叔叔最好的一位战友。但他却在南方工作。张胜平家里有他的许多照片。

吴叔叔说：“平平啊，李伯伯蹲了两年牛棚刚平反，趁恢复工作前我们三个老家伙约好，巡视一番你们这些接班人，你是第一个。”

张胜平一点儿不觉好笑，很习惯地“嗯”了一声。于是三个老头更加明显地高兴。他们实在是太有理由高兴了，站在面前的这个黄毛丫头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兵了！

他们的时间的确紧张，不到十分钟就要奔下一个儿女。临钻进那辆华沙的时候，爸爸忽然收住脚，把张胜平拉到一边。

“平平啊，有句话我很早就想提醒你了。你现在到了部队，经常跟男同志接触，但你可不要胡思乱想。咱们革命家庭的后代，个人问题也是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定要对革命负责任。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工作和进步，考虑某些问题还太早。”

“谁考虑了呀！”张胜平不由得顶了一句，脸上也红了起来。这时候已经钻进车了的吴叔叔也探出头来，不由分说地加了一句：

“这些事不用你操心，我们早有安排。”

华沙开走了，隐约好像带走了她的什么。心里空空的、慌慌的。只有两个字是实实在在的——“不准！”张胜平天天将这两个字当药片反复吞进肚，虽然苦到了极处，但再见到李晨枫，那种开“吡儿”的兴趣已荡然无存，甚至再见到李教员跟言杰接触，她也没了半点妒意。

#### 四

在递交离婚报告以前的十年里，张胜平最害怕回忆的并不

是李晨枫，而是另外一个名字。那名字长年冷冰冰、沉甸甸地坠在心口，偶尔活过来便咬她一口，咬得她心脏猛缩成团。

护训队毕业的时候，她和另外四位同学被分到六五一医院。六五一在一个叫做泉湖的乡野，距离省城有四个多小时的汽车路，这正合他们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心愿。爸爸和吴叔叔都赞扬了她的举动。爸爸说：“这才叫共产党员做的事。”吴叔叔说：“趁年轻到基层去锻炼，锻炼，对一辈子都有好处。”

报到是在大夏天。他们乘一辆运送饲料糠的解放牌卡车，五个人坐在麻袋包上，脸被风吹麻木了，皮肤被太阳炙烤得红如煮虾，但他们的情绪一直高涨。高涨的原因是被一个男同学不停鼓动的结果。此人盘腿迎风坐在最前面，郭建光似地挽着袖口，一路上不停地高声独唱：“大海航行”“迎着朝阳”“穿林海跨雪原”“提篮小卖”“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哦哦哦”，……

他叫阮承烟，在护训队里一点儿不出众，张胜平从没注意过他，只是偶尔觉得这人的名字有点儿怪。分到一起了她才留心他，见他中等个头儿，肩膀很宽，脑袋很大，相貌平平说不出特征。上路的时候队里交代由张胜平带队，却不料一路上阮承烟成了中心人物。起初张胜平脸上有点儿挂不住，仿佛分明是自己拿了有座号的车票，却被没座号的家伙抢先一屁股坐住了。但是很快她便欣然了。她甚至不断把水壶递过去也把赞赏的微笑递过去。多年以后她回味起那种感觉，才发现她是本能地害怕独当一面。她可以是一个优秀的社会分子，优秀的战士优秀的学员优秀的护士优秀的护士长，但那只能是藤蔓式的优秀，若没有一棵大树或者别的什么支撑物，她便会有一种悬空感，便会觉得软弱无力和毫无把握。阮承烟这种人也许缺点心眼儿，但却不缺主心骨。



到了医院以后，阮承烟的这种作用更加明显。六五一所处环境没有市场，没有街道，连报纸都是晚了两天的，每周一次的电影永远是旧片子，它完全是一座孤岛。不到三个月，连张胜平都开始觉得“艰苦”过于大于“光荣”。

“你们谁动摇了？”

老同学们相聚散步的时候阮承烟问，表情活像电影里阿尔巴尼亚地下党在严肃地准备惩治叛徒。他的目光从众人脸上一一扫过，“你们谁动摇了谁就动摇了，我反正是要把青春献在这里的！”于是大家又被激励起来。响应最迅速的当然是张胜平。有人坚如磐石，她就心里踏实了。她因此很愿意跟阮承烟接触，听他说些有时满怀激情有时又愣头愣脑的话。

“我妈妈是保姆。”

譬如有一次阮承烟突兀地这样告诉她，并且表情庄严眼睛发亮地盯着她。

“我爸爸是自杀的。我和我的两个妹妹全靠我妈妈给别人当保姆养大。”他继续说。

“哦……”张胜平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只有大瞪着惊异的眼睛。

“我很羡慕你们干部子弟……如果我也是你们干部子弟就好了。”

“那倒不必，”张胜平没头没脑地安慰了半句，心里一拱一拱地有些想笑。那时候军队医院几乎就是干部子女的世界，居于少数地位的非干部子女们多少有些自卑，对自己的家庭出身难于启齿。张胜平觉得眼前这位要么是脑子里少根弦，要么是对无论何人都真诚到了有些迂腐的地步。她的潜意识里更觉得可以放心大胆地跟这样的人接触，因为他俩接触再多，全世界的人都不